

心香一瓣

# 王晓棠： 永远奔走在回报人民的路上

□ 李 旭

红色电影是我心中永恒的记忆。红色电影在银幕上展现的众多英雄形象，让我自幼就根植了红色电影情怀、银幕英雄情结，一直引导我怎样做人做事。

我的孩提时代，是在赣东北的一个矿山里度过的。20世纪70年代的矿区，对孩子们来说，最大的期盼莫过于每周六晚上的露天电影。吃完晚饭，小伙伴们各自早早地拖着一把竹凳子，朝着矿区俱乐部门前的篮球场奔去，抢占“有利地形”，来晚了就只能坐在最前排水泥地上，或是跑到银幕背面找位置。电影的片名一般会通过矿区广播站提前预告，但大家并不知道是哪个厂的电影。每当《中国解放军进行曲》响起，银幕上闪烁着八一军徽时，全场就会一片欢腾，因为当晚播放的，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电影。

《神秘的旅伴》中的小黎英，《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金环、银环，《海鹰》中的民兵连长玉芬……王晓棠塑造的经典银幕形象，深深地烙在我年幼的记忆里。现在想来，王晓棠就是我们那个年代所追的明星，并一直陪伴着我成长。走上新闻工作岗位后，拜望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之一，八一电影制片厂原厂长、全军影视界第一位女将军，专业技术一级、国家一级电影演员王晓棠，一直是我的愿望。今年8月，趁出差之际，我到八一电影制片厂看望在那里工作的老乡，请他引荐，见到了仰慕已久的王晓棠老厂长。

经历了丰富人生的王晓棠，如今已是89岁的老人。自走上电影艺术道路那一天开始，王晓棠都在为中国的电影事业而奋斗。一见面，她诙谐地笑着说：“明年，我就是‘90后’了。”王晓棠是新中国培养的电影工作者。她18岁参军，入伍半年就荣立三等功。当演员“演兵”，成为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当厂长“带兵”，指挥拍摄了一系列史诗巨片。她以德艺双馨展现人民情怀，以执着与坚定谱写奋斗故事，以忠诚于党和人民成就电影人生。

王晓棠的光影生涯，是从1955年开始的。那年元旦，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林农和朱文顺为电影《神秘的旅伴》寻找女主角，来到总政话剧团。王晓棠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天雪后，天寒地冻。洁白空旷的操场上，她穿着红色单衣裤在压腿练功。林农和朱文顺在见到王晓棠的那一刻，便认定这个气概与他们之前找的所有女演员都靓丽出众，很适合出演片中的女主角——彝族少女小黎英。就这样，王晓棠走进了电影殿堂。

初涉影坛的王晓棠，虽然有些舞台表演经验，但她没拍过电影。面对困难，王晓棠就认准一个字——“学”。她向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多位演员虚心请教，导演林农指导她怎样提高表演技能。在拍摄朱大哥去追坏人、小黎英醒来发现人不见了的那场戏时，王晓棠把角色塑造得生动饱满，一遍就通过。1956年春节，影片《神秘的旅伴》在全国公映，王晓棠饰演的小黎英纯洁、美丽、勇敢、敢恨、热情奔放的形象，吸引了亿万观众。若干年后，与王晓棠合作了两部影片的林农导演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这个王晓棠，演起哭戏，眼泪就像自来水管，一开龙头就有，要大就大，要小就小。”

王晓棠常说，做演员眼里要有观众，要把真情演进人民的心里，努力成为人民喜



电影《海鹰》剧照



电影《鄂尔多斯风暴》剧照



电影《神秘的旅伴》剧照

爱的演员。为演好《边寨烽火》中的女主角景颇族少妇玛诺，王晓棠在云南的深山老林中中学点松明、打猎物、刀耕火种……凭着艰苦的生活体验和对角色深刻的理解，王晓棠出色地塑造了这一人物形象。1958年，在第11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王晓棠荣获“优秀青年艺术家奖”。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工作者中第一个获国际个人奖的电影演员。

王晓棠钟情于一句名言：天下大事，必成于细。在表演上，王晓棠塑造每个人物在整体和细节上都精益求精。她在《英雄虎胆》中饰演的女特务阿兰，生动的刻画让观众既爱又恨。阿兰的特务身份让人痛恨，但是她泄露敌方机密，事实上掩护和协助了我军侦察科长曾泰，使得我方清除了内奸，取得胜利。影片上演后，许多观众和同行都不禁点头称赞：想不到王晓棠反派人物也演得这么好！在一次电影华表奖颁奖大会上，主持人问影片《英雄虎胆》中的男主角——曾泰的饰演者于洋：和你合作过的女演员那么多，你认为最优秀的是谁？于洋答：王晓棠。

岁月更迭，《神秘的旅伴》中的小黎英，《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金环、银环，《英雄虎胆》中的女特务阿兰……王晓棠在14部电影里成功扮演了15个角色。很多人问过晓棠老师，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个角色？王晓棠说：“我对演过的每个角色，都付出了百分之百努力，但未必成功。下功夫最大的还是

《野火春风斗古城》里的金环、银环姐妹，因为我付出了双倍百分之百努力。”

在语言造型上，金环、银环两人在音高、音强、音长、音色上完全不一样，在口腔的技巧、腹部运气和胸部呼吸上，王晓棠下了很大功夫。实拍前的每天早上，她都用语音学专家周殿福老师指导的方法读诗、练台词，用小提琴定音器（音笛）测试金环和银环的音调高度，实现了瞬间转换两个人物的语言造型。在录音棚后期配音时，录音师就“姐妹相见”一场配音问她：“先录金环还是先录银环？”王晓棠说：“一起录吧！”录音师疑惑地说：“哦……”结果她同时录姐妹两人的对话，一次成功。录音师大为感叹：绝了！

1963年11月，《野火春风斗古城》在全国公映，王晓棠饰演的金环、银环再次成为亿万观众瞩目的焦点。有观众说：“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里展现的银环，超过小说里的形象，是独一份的。”1964年，在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的评选中，不仅部队观众投出的10万张有效选票全部填写“王晓棠”，各界观众投票写的也都是“王晓棠”。严寄洲导演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多次说：“百分之百的选票当选‘最佳女演员’，王晓棠是唯一的。”

《野火春风斗古城》这部影片公映，是王晓棠电影生涯中里程碑式的高光时刻。1966年，十年浩劫来临，王晓棠跌入人生的最低谷。1969年冬，“顽固不化”的王晓棠被“特殊复员”到北京怀柔县北台上林场，成为一名正式的林场女工，在那一干就是6年。在迈出八一电影制片厂大门那一刻，她心里默默地想，我一定要回来！

北台上林场场长老胡对刚到林场的王晓棠说，我们也没有更大的力量帮助你，只要你是为回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事去北京，我就准你的假！就这样，王晓棠多次回八一电影制片厂送申诉材料。一次，王晓棠送完材料赶到北京站乘火车回林场，可已到了末班车开车前最后三分钟。铃声响起，通往站台的门已关闭。看见气喘吁吁赶到的王晓棠，把门的女职工打开门并对站台上的列车员喊道：让王晓棠上车！她是来申请落实政策的！王晓棠冲下台阶上了车。车上的乘客都认识她，说：王晓棠，你要好好的，将来还得给我们拍电影。

回到林场的第二天，收了工，王晓棠扛着铁锹走在水库的大坝上，突然醍醐灌顶：这么多年演电影，一直想做人民的好演员，可什么是“人民”？火车站女职工、车上热情的乘客、林场工友、武装部老丁、不认识的观众，都是我的人民啊！人民，是十分具体的。爱人民，就要爱每一个具体的人。若我能重返电影岗位，只专心做一件事，那就是回报人民。此刻，王晓棠立了一个誓言：做人民信得过、靠得住、用得上、有真本事的人！

1975年3月，王晓棠如愿回到了她一生钟爱的电影殿堂，重启她的艺术人生。回到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王晓棠说：“再着戎装，猛然看上去，军装还是原来的样式，可临风而立，我感觉自己比原来更充实、更‘富有’。”

1978年改革开放后，王晓棠自编、自导、自演了影片《翔》。1984年她被任命为八一电影制片厂故事片导演，拍摄了影片

《老乡》，再次荣立三等功。1988年至1998年，王晓棠被总政任命为八一电影制片厂生产副厂长并晋升厂长。她定下新规：创精品就是“要讲究不将就”，八一电影制片厂每部军教片、纪录片、故事片的每一批内外景样片，她和各部门领导都要一一认真审看。看样片时，不许讲奉承话，只准挑毛病，提出问题后由摄制组立即补拍或重拍。就这样，她带领全厂主创、演职人员摄制出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经典影片。继1991年的解放战争三部曲六集故事片《大决战》之后，又摄制了《大转折》系列之《鏖战鲁西南》和《挺进大别山》、《大进军》系列的《解放大西北》《南线大追歼》《席卷大西南》等鸿篇巨制，将解放战争全景式展现出来，成为直观形象的历史、党史，浓墨重彩地载入中国电影史册。王晓棠用她的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带领八一电影制片厂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

1998年7月王晓棠卸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后，2000年编导了故事片《芬芳誓言》，全部由从未演过戏的普通人和台湾同胞、台属、台商出演。影片真情演绎了一段两岸同胞相隔52年的爱情、亲情、友情故事。国学大师季羡林在《人民日报》著文《欢呼“芬芳誓言”》，称赞这是一部杰出的影片，值得向两岸全体人民和海外华人郑重推荐。

1995年12月27日，王晓棠获得中国电影世纪奖女演员奖；2001年，王晓棠自编自导的电影《芬芳誓言》获得第2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与王宸联合编剧）、《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05年，王晓棠被选为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2009年8月6日，王晓棠获得第12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金凤凰奖终身成就奖；2012年，王晓棠获得华鼎奖中国电影终身成就奖；2015年9月19日，王晓棠获得第3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奖。

纵观王晓棠的艺术人生，她以高尚的德与精湛的艺，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树立了榜样。在攀登艺术高峰的道路上，她历经磨难，创作并塑造了一批动人心魄、影响广泛、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影片和银幕形象。但在王晓棠看来，获得的荣誉再多，也不能成为追名逐利的资本，而应当是继续前行的动力。面对观众的赞扬和国家给予的荣誉，1983年王晓棠用自己写的诗表达了心声：“有人说，演员最高的目标是塑造出夺目的形象。不，我的最高目标是终生报答人民的哺育。有人说，演员最大的幸福是获得赞誉和金奖。不，我的最大幸福是与人民相思想。”

八一电影制片厂厂史馆内巨大的屏幕上，八一电影片头的军徽在熠熠闪耀。一件件实物、一幅幅照片，见证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历史变迁，展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人的执着追求，承载了一代代电影观众红色的记忆。

“一切有抱负、有追求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追随人民脚步，走出方寸天地，阅尽大千世界，让自己的心永远随着人民的心而跳动。”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话语，在我心中久久回荡。

致敬，德艺双馨的晓棠老师！

乡风民韵

## 飞翔的村庄

□ 郭远辉

什么样的山长什么样的树，什么样的天空飞什么样的鸟。鸟是一个村庄极细微的部分。它是一个村庄暗处明亮的眼睛。

我一直记得20世纪80年代，下村田畴上空飞翔的一只鸟。那是一个秋天的傍晚，满村的稻谷都熟了，整个村子被金黄烘托，所有人都在做同一件事——收割庄稼。每一个劳动的人都深情地俯向大地，只想让田里的稻谷颗粒归仓，让一家老小衣食无虞。其他的事似乎都与他们无关。只有我，一个并不勤劳、满脑子幻想的孩子，让疲惫的身体仰卧在高堆起的稻草垛上。嘴里衔一根狗尾巴草，咬出一点点清甜的味道。此时的天空像被烈火烧过，满天云霞，锦缎一般飘在天际，有一种豪壮之美，让人迷醉。身旁的麻雀时而跳跃，时而着陆，在稻田里偷吃谷粒。当我望向高空，忽然，一个箭簇一样的飞鸟向我的双眼射来。我认得，它是一只鹰隼。它显得有些孤独，偌大的天空，只有它在享受着辽阔。攀升，滑翔，盘旋，俯冲，穿云破霞，振翅而鸣，它是云中仙，它是火凤凰，它是天幕上的独行侠。它是否在云端俯瞰一片火热的村野、一个安详的村庄？它是否扫视到了天空下这个忧郁的孩子？我躺了很久，一直看着它，看着它，直到夜幕慢慢拉上。这只鸟就这样从天幕上飞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过。

在下村，绝大多数鸟没有鸿鹄之志，它们都是平凡的，平凡得就像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在地上走，它们在空中飞，下村永远是它的着陆场和栖息地。

燕子是农家最亲近的自然之物。它们每年秋冬飞往岭南和东南亚甚至南半球更遥远的地方，春天返回下村。这些不以山海为远的迁徙者，随着气流的变化，去寻找远方的家。我们有时在下村的山岭间都会迷路，可这些南返的燕子飞越千山万水，跨越半个地球，却能够在南中国的无数个村庄中找到离开时的那个家。让你不得不信服一只生灵在很多方面比人类更具卓异禀赋。比如燕子衔泥筑窝，用一口一口的春泥，竟能吐出一个结实、美观、舒适的暖巢。我曾目睹过一雌一雄两只燕子从街来第一口春泥，到垒起一个新窝，再到孵出一窝新燕的全过程。它们选中了我家厅堂里的第三根房梁左侧的位置，为了方便燕子筑巢，母亲特地从房梁下沿钉了一颗粗铁钉，这是燕子筑巢的地基。它们选择温度适宜、质地绵软的泥巴作为建筑材料，衔一口泥，再以自己的唾液拌匀，一层一层地垒叠起来，大概十天时间，一个水瓢大小的泥窝就垒好了，里面垫上一些干稻草、芦苇花等柔软的贴身之物，一个新家就算竣工。从此，它们就在这里安居乐业、繁衍生息。与这个贫或富、亦暖亦寒的农家朝夕相处，风雨同舟。

有很多年，我家同时有两窝燕子在房梁下和陆相处。它们也是下村里的两户人家吧，两对夫妻，带着三五个孩子，毗邻而居，每天都叽叽喳喳地向早晚安，每天都叽叽喳喳地嬉闹调侃。就在它们的窝下，一家人也过着平淡安宁的日子。它们与他们，在同一个空间里，相守无言，相安不扰，这算不算这是世间最奇妙的距离？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很喜欢晏殊的这两句词。他把一种有翩然之风的动物与一个敬畏土地仪式，把一种花期短促的植物与一个让人伤怀的节气，一笔勾连，写得清丽淡雅，清风徐来。对于燕子，我总是把它看成是养在家里自由来去的家鸟，成为农家的一部分。两只或一群穿着黑燕尾服、戴着锦衣帽在斜风细雨中穿行的画面，是正版春天里最美的诗行。它们出双入对，比翼齐飞，是动物世界里的模范夫妻；它们与人友善，敦亲睦邻，是和平世界里的外交典范。现在，每次回下村，推开老屋的大门，总会很自然地抬头看看房梁，那颗生锈的大铁钉还在，铁钉上的燕窝早已不知所终。人去楼空，极富家庭感的燕子是不是也感到了孤独？

如果说燕子是翩翩君子，那么麻雀就是市井小民。不像鹰隼和鸽子喜欢在高空遨游，麻雀喜欢扎堆在下村最热闹的地方，喜欢跟人凑在一起，闲言碎语、家长里短，典型的一窝蜂、瞎起哄。觅食时常常是军团式集结和行动，趁人不备，以迅雷之势把一片稻田或晒场占领。因此，麻雀被下村人嫌弃。麻雀也时不时蹭到农家来，但它不像燕子，光明磊落，登堂入室，麻雀喜欢钻窗入洞，去得最多的地方是谷仓缝隙。可见它们得多招人讨厌呀。

在乡村，很多空寂都是靠动物的声音来填满的，鸡把清晨填满，羊把黄昏填满，狗把夜晚填满，鸟把天空、树丫和耳鼓填满……每一只鸟都是一名出色的歌手，布谷、子规、喜鹊、乌鸦、画眉、家燕、八哥、鹌鹑，都是下村原生态的歌星，年复一年在下村的森林舞台上，轮番登场。

但下村究竟生活着哪些鸟类？在这一山一山的树林里总共生活着多少只鸟？从来没有谁能回答得上来。平日我们所见到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它们绝大多数隐藏在人的目光无法探及的地方。它们是这个村庄幽微而精妙的细节，每天把下村叫醒，伴下村入眠，并且在我的梦里带着村庄飞翔。

赣地采风

## 客家围屋情

□ 曾雪敏

徐名钧经营有道，富甲一方，而徐氏子孙开枝散叶，原居住的围屋日显拥挤，于是徐名钧耗资百万，费时29年，终于修成关西新围并保留至今。它不仅是客家建筑艺术的经典范本，是客家宗族文化的集中体现，更是一个长辈对子孙后代最殷切的嘱托和最深沉的守护。

关西新围集家、祠、堡、跑马坪、花园等几大功能区于一体，号称“九幢十八厅”，布局似宫廷，规模宏大，结构精美、工艺精湛、功能齐全，其中蕴含的淳朴而独特的民俗风情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样令我们为之一

倾倒。触摸围屋，仿佛触摸记忆，走进围屋，即是走进历史。

关西先人深知，个体的力量终究有限，而血缘结成的强大纽带能够帮助个体在陌生而危险的环境中求得生存，于是，紧密的家族由此形成，祠堂便是维系着宗族最重要的建筑。层层叠叠的院落、大大小小的天井形成内部空间丰富的变化，围屋整体结构如巨大的“回”字，核心建筑就是中间的“口”字部位，也就是围屋的祠堂。祠堂是围屋民居的灵魂，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祭祀祖先，围内人们过年过节、商定大事也安

排在这里。

祠堂两旁的房间紧紧相依，走进围房，雕花窗、蚕丝被、首饰盒次第排列，仿佛看见徐家小姐慵懒地坐在古琴旁，轻抚琴弦。日月轮回，春秋更序，一代代客家人在围屋繁衍生息，一段段往事如烟般在此间消散。

走出围屋，可见小花洲里梅花书院的遗址。相传徐名钧在围屋建成后特意聘请远近有名的私塾先生来梅花书院教书，不仅自家的子孙，家中长工乃至周围邻舍的孩子都可到梅花书院学习，还留下了一笔教育基金，作为子孙们考取功名的奖励。道光年间，徐家便出了三个翰林学士。世家大族对教育重视可见一斑！

围屋无愧于客家瑰宝的美名，更是华夏文明的一颗灿星，它恰如其分地诠释着“家”的意蕴。

如果时光有形，我想它很可能是一堵斑驳而厚实的古墙，人世间的离合悲欢不可撼动它，却也在它身上镌刻下种种印痕。这也是我热爱穿行于古镇街头巷尾的缘故，看两侧的黛瓦将碧落夹成一道清渠，我就在天河之下徜徉古今。

关西新围的古墙尤其厚重，这也难怪，外来者唯有结成紧密的团体，筑起坚实的堡垒，方能在异地繁衍生息。只一眼，我便被它恢弘的气势所震撼。当阳光穿过云层，散射在它的墙、它的瓦、它隆起的屋脊上，我仿佛看到一个持盾的卫士，阳光照出它刀劈斧凿般坚毅的侧脸。它所守护之物现今又如何呢？

“青砖灰瓦老屋旁，绿树成荫小径长。燕子归来寻旧垒，人间何处是故乡。”每一座围屋都可溯源于一场离乱。南宋时期，徐氏家族自万安徙泰和又辗转迁入关西，历经数百年终于在此扎下深根。徐氏后人